焦氏四書講錄

焦氏四書講録下孟卷之十一

翰林脩撰　漪園　焦　竑　著
同年檢討　兼宇　林堯俞　校

婁之明一節

孟不歎為君臣者以仁心行先王之政故發此章之論蓋君臣之為政皆是為民而仁民之政唯有先王最善雖古今異時彼此異勢亦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宜於彼而不宜於此者然先王之政規矩也六律也方圓之巧雖萬有不同然未有舍規矩而能成者五音之辭雖代有不同然未有舍六律而能正者仁政之行雖窮則變變則通不可以執一論然未有舍先王而能善者也故孟子惓惓要人行先王之政章首

至可謂智乎總君臣而責之惟仁者至衷無日又是責君天
之方蹶至謂之賊又是責臣一終之以衷字一終之以賊字
衷可畏也賊可耻也君不知畏臣不知耻則民亦何不幸也
而不得以遊先王之天哉
離婁師曠二段只以起堯舜一段意方圓是規矩作出来的
器五音是六律節出来的聲無規矩則方圓之器憑何而作
無六律則五音之聲憑何而正不是以六律之箭正五音之
器也○問正五音固在六律然六律亦須先求元聲否陽明
子曰你說元聲在何處求曰古人制管候氣恐是求元聲之
法曰若要去葭灰黍粒中求元聲却如水底撈明月如何可
得元聲只在你心上求曰心如何求曰古人為治先養得人

心和平然後作樂比如你在此歌詩你的心氣和平聽者自然悅澤興起只此便是元聲之始了曰古人制候氣法也又何取曰古人具和平之體以作樂我的和氣原與天地相應候天地之氣協鳳凰之音不過去驗我的氣果和否乃是成律以後事不是待此而成律者今要候灰管先須定至日然至日子時然又不准又何處取得雖來此亦不可不知也○道字即下文之心思仁政即下不忍人之政平治天下即下之仁覆天下矣

今有仁心仁聞一節

今字蕉指今之君臣先王之道與上道字小異此以仁政說仁聞字此後不必再用思用仁心便是觀後善與竭心思之

說是已置都仁聞了晦菴子云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又
云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恐太泥矣

故曰徒善一節

徒善句就承上條而斷之徒善正是有仁心而不行先王之
道者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便是不足以為政徒法句只帶說耳

詩云不愆不忘一節

問論治者只要遵先王之法纔說自家一法是可行的亦以
為過否曰先王都是始受命之君法制自是不同我
高皇帝有曰自古建法立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
已守是以恩威加於海內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
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

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者甚相遠矣又曰俗儒多是古非今姦吏常舞文弄法朕今與群臣已定國法復編祖訓一書立家法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制一字不可更改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爭佑於無窮矣

聖聖遵此不愆不忘宗社靈長之福將與天地為終始也無過已甚

聖人既竭目力焉一節

此條舊說聖人立法之善不是蓋是說聖人立法之意爲聖人因仁心不足以覆天下故以不忍人之政寄其心思而使天下被其仁也聖人立法之意如此況後之為政者而可廢法乎竭目力竭耳力是初制作之聖人雖婁子師曠所用

的規矩六律皆出自聖人者以為方圓平直運繼之以規矩準繩諧正五音運繼之以六律諧不可勝用是當時與後世之用者不可勝也竭心思句稍輕只重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仁覆天下則當時與後世之天下皆其不忍人之政所覆矣

○不忍人之政不過是養與教養者大率制田里薄稅斂教者大率興學校明禮義

故曰為高一節

先王有智臨天下之宜而後成仁覆天下之治此其道固不特為法於當時實亦可因於後世者苟不因之則是為高而不因丘陵為下而不因川澤也可謂之智乎○問先王之道未暇悉舉即以周官論之王莽王介甫因之而敗何也曰是

非周官之不可行也成周之時上自朝廷下至閭里外至郡國凡承流宣化者雖五人之長亦皆賢士所以法度雖嚴而甚寬雖詳而甚簡天下之大而運之如在掌上也王莽介甫及其所引用者皆是何人而可行周官之政乎以此謂先王之道不可因是因刖而欲屨僂者矣真不智哉

是以惟仁一節

仁者因先王之道而為政有澤以被民當時皆以為宜有法以傳後後世亦以為宜故曰宜在高位

上無道揆也一節

上指君下要指臣民君者紀法之宗不仁而在高位是君無道揆也故臣民皆無法守下句是因上句而然朝與君子工

與小人四句亦各重在上句禮義以治君子故上焉者不說法而說道義刑罰以治小人故下焉者不說道而說法度刑

故曰城郭不完一節

城郭不完兵甲不多國只不強而已田野不闢貨財不聚國只不富而已未必就至於喪亡惟不仁而在高位是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國之喪亡無日矣是之謂災害

詩曰天之方蹶三節

事君無義三句是泄泄猶沓沓者而言則非先王之道尤為沓沓之甚泄泄之詩以民之莫者係于辭之洽民之懌者係于辭之輯言非先王之道辭之不輯不洽甚矣而可望民之莫懌乎

故曰責難於君一節

此條說事君之道以仁心行仁政者事之難也須以此去責君然責難亦只是箇大綱陳善閉邪纔是裏面的工夫若只以難責君則不能隨事開納亦無有成之理○閉邪全靠陳善君心方向於邪我開陳善道以告之使君悅於此舍彼所欲而從我邪心便消滅了故陳善所以閉邪閉邪全靠陳善好勇而告以大勇好貨色好借樂而告以與民同樂此皆陳善閉邪之類○恭就尊君說敬就盡我之心說然只是一般分屬者立文耳晦庵子云恭意思較闊太敬意思較細密故以分屬亦通○問人臣固當責難若遇下愚之君不足以行仁者奈之何也曰臣子要以第一等事望君責以十分只做得二三分責以二三分便做不得一分故君之才質雖有高

下優劣不同而我所以尊之者則不問高下優劣都以此仁敬且仁人心也尊之而善此心未有不動者而可曰不足以行仁乎○我

敬皇帝嘗因講官講陳善閉邪說以善道啟沃他閣臣謂他字不足

帝笑曰他字也不妨然不若啟沃之更好然亦不必深計也大抵講書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君不說盡也無進盖有君如此何善之不可陳而難之不可能耶

規矩方圓之至一節

此章要君臣法堯舜故先以聖人說起規矩不重只以之例聖人人倫所也雖應此却主君臣說意各有在也○人倫只

是箇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藹然生生之意周流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故曰肫肫其仁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者心之生理有此生理纔能盡倫若此心一死以尊不知有君以親不知有父其餘更不消說了安能盡倫乎聖人人倫之至堯舜所以為萬世法者止一仁盡之矣

欲為君盡君道一節

人倫莫大於君臣聖人莫過於堯舜故欲盡君臣之倫者須法堯舜之聖欲為欲字不必泥緊帶盡字讀此兩句開說帶落至皆法句君道法堯臣道法舜只此便盡之矣○法堯舜亦不是盡沿其成法要以仁心為主有此仁心自然事事皆出於仁雖是變通之不蹈亦皆堯舜之妙用也故曰所以

當君所以治民而所以字正是心之致處千聖相傳只在法其心而已矣○君臣是古道之主張為主者各盡其道則治教休明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朋友以信萬物以育天下都太平矣以此特致意於君臣

孔子曰道二一節

上文過此以法堯舜則仁不法堯舜則不仁說起總引孔子之說天下只有此二道出乎仁便入乎不仁更無他道不可以不謹也重在要人為仁意○問不仁如何亦謂之道曰道者路也路有大有小有正有邪俱謂之路

暴其民甚一節

人君不知所謹而至於不仁其禍便不可勝言了暴其民者

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卽賊民之君不盡君道不盡人倫者也此三字句絕甚字與不甚字對其禍之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亦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通管甚不甚者說幽厲是惡謚不可作幽王厲王夫身危國削身弑國亡是天下不以之為君矣幽厲之名百世不改是子孫亦羞以之為祖考矣然則何盡而為不仁也耶

詩云殷鑒不遠一節

引詩要人以上之不仁之禍為鑒晦菴子云以幽厲為鑒恐似把上之幽厲實作幽王厲王矣○此章之意總在為民欲君法堯者欲其仁民也欲臣法舜者欲其以仁民之道輔君也故繼以暴民之說然暴民以下似只責君而不責臣者何也

蓋君臣一體爲君者至此爲臣者亦難迯其責矣若能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君亦何至此哉

三代之得天下也一節

三代之天下其得也以禹湯文武之仁其失也以桀紂幽厲之不仁禹湯文武之仁就未有天下時說仁則民心戴之天命歸之故得天下不仁則民心叛之天命去之故失天下

國之所以廢興一節

豈惟天下之得失係於仁不仁古今諸侯之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係於仁不仁仁則得君心得民心故其國興而存不仁則失君心失民心故其國廢而亡說國則卿大夫士都該了聖賢文字不似後人之瑣屑計較也

天子不仁一節

此總承上云由天下之得失與國之廢興存亡者觀之則不仁而有死亡之禍亦理勢之必然者矣○士庶人之家子怨父貧弟據兄富妻妾視豐儉爲悲歡奴僕視盛衰爲勤惰市道不在門外矣况國與天下之民乎祖宗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忘勤儉矣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忘詩書矣貧賤以此致家人以此離而四體亦不保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不仁者其亦不念祖宗之故以致民心之失而不免于死亡者乎

今惡死亡一節

不仁者必死亡則惡死亡者宜無樂不仁矣今惡死亡而樂

不仁患猶惡醉而強酒也此亦能免哉

愛人不親反其仁一節

當時之君好責人而忘自責且些小設施便求效驗少有不應輒便尤人故孟子只教以反求二字愛人不親治人不治禮人不答非人心之難為感由我感之者之未至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三反字不是徒反必有益盡所未盡的工夫

行有不得者一節

仁禮智已盡修身之道行有不得二句不過總上言之耳然此處添箇皆字是又說得潤了皆反求諸己亦有工夫在內仁之盡而愛天下者無不周智之盡而治天下者無不當禮之盡而敬天下者無不隆是其身正也則天下之人皆我親

我治我敬矣非天下歸之而何耶

詩云永言配命一節

引詩以證上文之意尊重一一自字其身正是永言配命天下歸之亦是自求多福也○陽明子曰學只要反己若徒去責人便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的非了若能反己時纔見得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去責人舜能化得替瞍與象其機括只在不見他的不是耳若舜要正他的惡便只見得他的不是處傲之人必不肯相譜如何感化得他自後不要論人的是非凡當責人時便把做一塲大己私克去方好人人豈皆是替瞍與象只愁我不能為舜而已矣我能為舜天下有不化於我者哉

人有恒言一章

天下國家是人之恒言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恒言中自有此序但俗人只知言之而不知其序此則推其序知此身之一字又恒言所未及者此則以家之本在身足之其意重在此一句蓋身者萬化之原也身正則家齊而國以之治天下亦以之平矣

為政不難一章

此為當時巨室擅權為君者不反之身而欲勝之以力彼卻不服而適以釀禍故教之以此為政即是德教溢乎四海欲德教溢乎四海者不難只在正其身而不得罪於巨室身正則巨室慕之一國因而慕之天下亦因而慕之德教遂沛然溢乎四海何難之有也○不得罪於巨室不是曲法以奉之

此身行出來的都是大公至正之道可殺則殺可生則生之而彼自不怨利之而彼自不庸者是也○天下事由我便易由人便難身是我之身正之者由我而不由人全無難處知正身之不難則知爲政之不難矣○問據此章之說却是政之行止國之治亂盡在巨室了恐有太阿倒持之病曰此意只主於警戒人君耳古者有畏民之君况巨室乎如云聞誅一夫紂未聞弑君豈是尊臣而抑君也又云民爲貴君爲輕豈是尊民而抑君也警戒之意不得不如此不然以一人而縱於臣民之上四海由此鼎沸矣爲政豈難乎其難哉

天下有道一節

此爲當時小國之君恥見役於大國的說有道之世論德不

論力故大德大賢便居上位有大國小德小賢便居下位守小國而爲之役無道之世論力不論德故大德大賢未必上位只以力相雄長相役使小國便役於大國弱國便役於強國○小賢即有小德者大賢即有大德者兩句是一意亦要兩平看○順天逆天就弱小的說順天者有不道衆懷徠之豈無迫免侵陵之患既存逆天者有道被黜削之旭無遊徼覆敗之禍故亡○天者理勢之當然在理當如此在勢亦不得不如此○看來理包得勢師文王是行仁〔仁者理也理得而勢在其中矣〕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一節

此引景公事只以起下文之小國不得不受命意不是取景公蓋齊之爲國即桓公霸諸侯之齊雖云時勢下衰然振起而

作新之者亦在我耳景公乃畀詞橫涕雖愛女亦不能保何也此姑借以為小役大弱役強之證未暇究其委靡自棄之罪

今也小國師大國一節

小國於大國之命理勢不得不受者乃恥之而不受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生其何能免也○此雖說小國當受命於大國以順無道之天然意却要小國自強而回無道之天為有道之天也不只責他受命故繼以師文王必為政於天下之說

如恥之莫若師一節

此節以下俱是勉小國之意小國不師大國而師文王便是仁者便是大德大賢人心皆戴之天命亦歸之五年七年之間必為政於天下而以吾之大德役天下之小德以吾之大

賢役天下之小賢凡力之強大者亦皆爲吾役而受吾之命豈至受命於人而可恥也○此大國是小國中差大者大國所乘之勢稍易小國所乘之勢稍難故以五年七年爲差然亦大約如此不是限定着年數

詩云商之孫子一節

此章文王爲政於天下之事以見其可師也仁不可爲衆三句都是孔子說的不可爲衆猶俗云雖做衆去抵當他此指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則是文王而況論其理也○假士祼將孫子臣服本在武王之時此以爲文王者周有天下大段是文王之功武王因而成之耳孫子臣服却在文王之時已歸心矣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一節

文王救焚之仁便是解熱之水今也小國恥受大國之命而欲無敵於天下乃師大國之般樂怠敖而不師文王之仁是猶執物之熱而不先冷水之濯也吾恐天下之人皆敵國攻必不可為而猶熱之不可執矣其何以回無道之天而靈受命之恥乎○小國而不仁縱是偶然無敵亦終必亡而已矣春秋書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若無敵於天者未幾書紀季以酅入於齊而紀之亡也不可解矣誰能執熱之詩云於乎有哀國步斯頻其此之謂哉

孟子曰不仁者一節

不仁之人私欲蔽其良心良心死了故謂之不仁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則雖有剖陳利害直指禍福之言彼亦

不聽此所以不可與言使不仁而可與言則將曰言而感悟危至而為之備菑生而為之防敗亡亦豫為之所而何至於因敗家之有也

有孺子歌曰四節

由不仁者不可與言觀之可見敗亡之禍皆其自取也故引孺子之歌及孔子之言而終以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三句○孺子是無心之歌不問清與濁皆可以適用不問纓與足皆可以致潔未嘗有自取之意自取是孔子因而悟出來的水之清自取纓水之濁自取足豈特水為然天下之事何者而不由於自取也○觀清之取纓則知以仁得福者非幸也自取之也觀濁之取足則知以不仁得禍者非不幸也亦自取之也水可以從濁而求清不仁者亦可以轉禍而為福

惟在自反而已矣○孔子聽孺子之歌即聲察通言之亦[illegible]
伊川子讀易時有箍桶人問未濟何以是男之窮伊川不能
答其人云三陽失位也伊川遂録之易傳云聞之成都隱者
夫録箍桶之說即聽孺子之歌意也真知言者哉
夫人三句承自取之言推之也夫人即指不仁者不仁之人
有身有家有國身而人得侮之者以其不仁而自取人侮也
家而人得毀之者以其不仁而自取人毀也國而人得伐之
者以其不仁而自取人伐也太甲云自作孽不可活者正此
之謂矣是豈可以怨天而尤人哉
桀紂之失天下也一節
此論得天下之道先從失天下推起者知天下之所以失便

知天下之所以得也○得天下數句以得天下為吉仁字為要得其民得其心都是得天下的事不可作三件平看得其心三句最重欲惡該得廣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正是絜矩是忠恕是萬物一體之至仁同民心而出治道莫要於此矣

民之歸仁也一節

欲與聚而惡勿施仁也仁便得其心而得其民故云民之歸仁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民猶水仁猶下民猶獸仁猶壙歸仁者民之性猶就下者水之性走壙者獸之性也皆自然而然者矣

故為淵驅魚者獺也

我行仁而為民所歸則彼不仁者適為我驅民而已不可以欲仁惡不仁乎看民猶魚仁猶淵不仁者猶獺民猶爵仁猶

叢不仁者猶鸇不仁者為仁而敺民猶獺為淵敺魚鸇為叢敺爵也然亦不是有心敺民去歸仁其迹則若為之敺矣

今天下之君一節

今天下之君未有好仁者苟有好仁而所欲之與聚所惡之勿施郎是今之湯武則諸侯皆若桀紂之為湯武敺民矣諸侯皆為之敺是得民雖欲無王不可得已是得天下所謂得其民斯得天下者信然矣

今之欲王者二節

今之欲王者不安辱已甚以亡將至必有湯武之仁而後可猶人有七年之病必求三年之艾而後可治也然三年之艾不可以卒辦自今畜之猶或可及苟失今不畜則艾終不得而

病日益深以日益息湯武之仁亦不可以卒致自今志之猶可為也苟失今不志則終身憂辱而且陷於死亡矣況能得天下而王哉○志字是念念在此之謂也念念在此則仁心不肯歇息民有欲惡自然曉得自然會處置即此便有致王之理了若無此志則心之所之陷溺於欲民有欲惡都不把來當事安其危利其菑而樂其所以亡矣有不憂辱以陷於死亡者哉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一章

自暴自棄自字是提醒人處不干別人事都是自己暴棄了真箇可惜禮義屬自暴仁義屬自棄不可與言不可與為之分屬皆互文也

仁義是一理自天理之廣大純粹處謂之仁自天理之條理精密處謂之義隨處異名總不出箇天理○宅曰安宅路曰

正路可見仁義是好的曰人之安宅曰人之正路可見是人人能得的字字俱有意也
人的安身着脚處只有箇仁義最好再無別處可居可由有此好處而自暴自棄不居不由是不知安危邪正之辨將陷於邪僻而墜於危險矣故曰哀哉

道在邇一章

此爲人之思以道術易天下者發當時處士橫議墨氏之徒曰人人若視親疎爲一體天下自平楊氏之徒曰人人若只求己之是非而不較人之得失天下自平孫吳之徒曰行吾之計自足以平天下申韓之徒曰行吾之法自足以平天下而不知此皆亂天下者故發此語以撥亂而反正○道與事

空說道是性分之所固有近也事是職分之所當為易也既亦不是兩項事即道之見於行者人人句緊說天下之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無人君倡率意天下平緊帶着上說人人儘是天下親親長長便是太平矣○道至於天下平遠矣事至於平天下難矣而親親長長自足以致之可見遠亦只在邇難亦只在易也人亦何必求之遠且難哉

居下位而不獲一節

此章以誠身為主首節推言凡事本於誠次節言當誠之意末節言能誠之效居下居上者都要如此特以居下位者示例耳人之一身上則有君下則有民外則有友內則有親是皆不可易動者故自治民獲君信友悅親推到誠身以見誠身為

動物之本而人不可不誠也○誠身爲在悅親是步步遞下来的文法其實各件都本於此誠身所包者廣不止悅親一件誠明善即誠身的工夫不是兩平說話

是故誠者天之一節

誠者思誠者重在思誠上誠者天之道蓋云人心之誠是天賦本然之道而思誠以全此天道者則是人道之當然也○思誠亦着於迹不是懸空思想然此處亦只泛論箇人道到下至誠處纔說人能思誠而至於誠者矣

至誠而不動者一節

至誠一句重看不誠句帶說以見至誠之必動也○至誠是能明善以誠身者動即獲君治民信友悅親之類蓋善最誠

誠最、所謂人心之同然也惟其同然所以能動人若非出
於同然則人人各自為見矣欵其動得乎

伯夷辟紂居北海一節

此章不為文王說是勉諸侯行文王之政以收天下之心望
重在末條○作字句絶與是動其來歸之心文王之政不止
善養老但其中亦有養老事也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一節

二、老甚德俱尊俱有父之道天下人便有子之道父既歸而
子焉往文王之為政於天下者以此○往字亦只是心歸不
是盡往文王之國○問二老同歸文王至于孟津之會一則
為鷹揚之勇一則為扣馬之諫何其不同也曰太公是慨當

日之無君而救之切伯夷是恐後日之無君而慮之深我
章皇帝有曰太公之心在一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為生民
計也真知二老之心者矣

諸侯有行文王一節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是行文王制田里教樹畜等事也文
王之政既行則天下之人望有如二老者必來歸之而天下
皆焉往矣不亦如文王之為政于天下也哉

求也為季氏宰二節

此章論善戰之罪先以富國說起見得善戰之罪尤大也
求非我徒者孔子之徒上不負君下不負民中不負所學也
求不能改季氏之惡德又賦民之粟而倍於往日則所負者多矣

由此觀之三句輕歸重強戰處君不行仁政而富之者只奪人之財而未至于殺人孔子且棄之也况君不行仁政而為之強戰者殺人盈野而盈城尤為孔子之所棄可知矣○率土地而食人肉只以肝腦塗地意看自明白罪不容于死者一人之死不足以贖萬人之命也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可憐無數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身念及於此痛哭流涕且不勝矣更忍強戰乎

故善戰者服上一節

善戰者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宜服上刑若夫連諸侯辟草萊任土地者雖亦是大罪然不至於殺人較之善戰者其刑皆次之也可見善戰是天下之極刑矣○連諸侯者諸侯相

結不知有尊王之義此只說他無王未說到攻伐上若說攻伐便又與善戰一般了辟草萊任土地者盡把開墾之地開來斂民之稅只要富國不令民有一些便饒乃萬世無窮之禍此以為次於善戰者亦總一時未使民肝腦塗地云耳○當時君不行仁政士夫亦無仁心君所謂上賞者善戰也而不知其為上刑士夫所謂大功者亦善戰而不知其為大罪爭城爭地民命不恤上刑之論警醒君大夫之意深矣○問善戰固是大罪然戰者衆之死生國之存亡所繫其法似亦不可不講也曰古來許多戰法遇戰未必盡用得先圖而豫講者亦未免膠柱調瑟之病此趙充國所以須至金城圖上方畧也𢦏

高皇帝有曰戰者謀也自敵制勝不必泥於古朕嘗親歷戰事閫闕奇正須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亦何暇論古法耶誠兵家之斷案矣

存乎人者一章

此章重眸子上人皆知聽言可以觀人而不知眸子尤可以觀人蓋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故先云眸子之良而後以聽言併說也

此豪閒論箇眸子之善未說到觀人去存乎人者指人一身之所具眸子亦在其中但衆體之中莫有良於眸子者眸子不能掩其惡正見其良處胸中不正則眸子眊正是不能掩其惡也胸中正則眸子瞭是帶說仍本意重在惡邊善人未

有揜其善者雖惡人則欲揜其惡而不知眸子不能揜矣○眸子是一身精神凝聚處胸中正者寡慾之人此心真靜純一絕無牽擾自然神清氣爽魄定魂安眸子亦正而明胸中不正者多慾之人好名好利好貨好色交戰於心自然神氣散亂眸子亦不正而昏矣此是觀人心術的真相法

眸子不能揜其惡如此故觀人者雖是聽其言也尤要觀其眸子寡慾之人此心純是天理發到言語上自然不忙錯不顛倒有條理有文章多慾之人此心交戰岐路太多言語自然無次序無文理無意味故言亦可以觀人但不如眸子尤有不容偽處要以觀眸子為主人焉廋哉即孔子觀人語也然其為法却不同者孔子是詳察其為人此則一見時便識

其大經者是看此章書不惟得觀人之法亦要知得檢身之學私心邪氣頃刻亦不可有一有於中而昭昭然不容掩矣可懼哉

恭者不侮人一章

當時之君有矯飾恭儉者殊不知恭儉以實德而成名矯為於一時者自然敗露何益之有○不侮不奪正是恭儉之實侮奪人之君名雖為恭儉惡得為恭儉然則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也蓋音笑貌是偽為之狀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欲以取名而名不可得書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此之謂矣○玄宗焚錦綉珠玉於殿前以聲音笑貌之恭儉也好名之念一衰故末年不勝其奢侈仁宗中夜思燒羊之恩非大臣問疾無由見其黃絁被漆唾

壹此真心之恭儉也故四十二年如一日而天下以之太平
恭儉真偽之得失此亦可驗矣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一章

淳于髡問意本為孟子之不援天下男女授受等語是起下之詞他亦知得授受不親是禮嫂溺亦定援之以手待得孟子權也之答便好說何不從權以援天下○授受不親援嫂以手亦不平重只重援嫂一邊嫂溺是天親之故係在頃刻與平常避嫌之禮孰重孰輕只索用應變之權此事由得我者若要道行由不得我又須有箇壓服人心處倘進不以正謂是應變之權人心不服我如何能行得道故斷不可不由正禮也○子欲手援天下乎天下之溺老者轉於溝壑壯者

散之四方非一人之手可勝摟也惟須摟之以道若枉道求合道亦不能行了既無道可以摟天下是欲我以手摟天下乎天下又不可摟矣○孟雖不是有道之士然在齊則為諸侯王客而不受其官在梁則以鄉相待之亦謝去而終身不仕是亦峯峯偉人矣彼孫吳之狼貪儀衍之妾婦者可若是班哉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一章

君子不親教子只為勢不行猶云事勢行不去不是以怒為勢夫子未出於正未必人人之子如此大率人家子弟賢智者少愚不肖者多此是就人情多處說父子相夷而至於惡正是勢不行君子以此不親教子○易子易字不重交易上只說以子與人教便是親教教至於傷恩不教者又至於廢

子故易子而教既可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也○父子是絕不得的故養恩於父子之際而以責善付之師友仁義便並行而不悖然或遇不才之子師友之責不行亦當自行教戒若恐傷恩而全無教誨及其惡不可揜又諉之於天命則是以慈而敗子者矣

事親爲大一節

此章首舉親身爲事守之大次明親身之所以大末引曾子以爲守身事親之的事親是主守身只爲事親說也

此條首四句把親身作兩平下四句又作一串事親守身固爲事守之大者然守身即所以事親也蓋守身而不失者誠身有道便順乎親矣是爲能事親矣是爲能事親不守身而

失之者虧體辱親其餘不足觀矣是為不能事親可見事親於本先要守身也

孰不為事一節

此節是明首四句之意事親事君事長之類孰不為事但就中論之事親為事之本惟其為事之本所以為事之大故曰事親為大也守身守家守國守天下之類孰不為守但就中論之守身為守之本惟其為守之本所以為守之大故曰守身為大也

曾子養曾晳一節

此節即首四句之意事親守身固為事守之本然守身尤為事親之本也曾子是就守身以事親者故引以為說曾元一段不重不過以彼形此耳○將徹又請所與者知[illegible]意常欲與人故又請所與以順其志於未形之先問有[illegible]曰有者

恐親意更欲與人故又曰有以順其志於己形之後必請其所與是見在盤殺之餘者也又曰有是又所餘在庖廚未出者也○曾子於親之歿每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返者親也子欲養而親不在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待親存也則其存而養志又無所不順矣○曾子之養志是能順親於道者有餘之間親有推己及人之志也安可以不順乎若不問道理如何只以順從為美則是從親之令亦不得為孝了以此見事親又本於守親而守身以道者然後能事親以道也故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曾子養志事豈多酒食特其小者小者如此大者可知戰戰兢兢日省其身仁以為任死而後已其尤養志之大者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此條是曾子之斷案若字輕不是說人能若曾子只就曾子身上說可若身守而親事大本已立亦不可為也勉人之意在後○可是許之之詞但不可用至極等語亦不可云有所未盡恐反小了曾子○程子曰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云可也蓋子之事親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耳臣之於君猶子之於親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民人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之所不能為也可乎哉

人不足與適也一章

此是為人臣說格君心者臣子先務之急大人二字尤先務之本領蓋用人行政之本在君心而格君心之本又在吾身知正君而不知正君之心則勞苦而難成知正君心而不知正吾之身則扞格而不化故惟大人者德盛而身正者也精神意氣既有以感動之機而陳善閉邪又有以盡扶持之力為能格其君不正之非心君心仁而無一不仁之心君心義而無一不義之心便是君心正而無一不正之心也以之用人則皆仁人義士矣以之行政則皆仁昭義立矣國不於此而定乎○程子曰治道有從本而論者從本而論是格君心之非也從事而論不救則已若救之又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也此論於究國者亦有補

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脩己者要自盡觀人者要責實人之毀譽一切置之勿問不以為憂喜不以為進退纔有益觀人意稍輕還要脩己一邊

○晦菴子曰天下事只有箇是與非吾人行事只揀箇是的行將去便是若又要回頭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是非久之亦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歉仰不愧俯不怍別人道好道惡都不消管他○陽明子曰毀譽久之亦自見未有能終掩其實者王通以無辨止毀良是故有其事不可辨也無其事不必辨也無其事而辨之是自誘也有其事而辨之是益增己之惡而甚人之怒也皆非所以脩己而平物也

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謹言是君子之庸行不待有責而後然者此為常心云也○趙括易於談兵而敗於兵韓非易於說難而死於說鼂錯易於論七國而無以制七國之反嚴尤易於策匈奴而無以策昆陽之敗易其言者果然責焉耳矣○易言者可以責為懲有言責者不可以懲其責浮江漢而遇風濤遂懲之而忘舟楫之利入山林而遇虎豹遂懲之而棄機穽之功可乎有言責者當廷爭之時以責為懲而不言是又不能逃其責也起

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此不是論為人師是戒人自滿患字生於好字來好者有意於為師而人未必師之也學問乃終身之事雖到聖人地位亦不可有自滿之心好為人師是自滿矣自滿者不可以為學況可為人師乎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一章

當時孟子在齊樂正子要來見乃從子敖而來意特藉其資糧輿馬不知所圖者小所失者太故孟子此處姑責之下文又直責之○先以不早見責之者看他肯認罪否認了罪纔以從子敖責他若不知罪再去責他也無益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聖賢教人多是如此○子亦來見我乎是因他見遲了故意云吾以子之來他有所事非來見我也不意子亦來見我乎

孟子謂樂正子一章

樂正子勇於受責雖是可取然猶未悟從子敖之失故又正其罪而切責之不早見之罪小失身之罪大先責其小者而後及其大者言亦有序也○士大夫行藏最不可不謹如楊

子雲亦是箇美才乃去從莽賊便為人所唾罵劉潛夫云區區所得能多少枉被人書莽大夫真可愧矣樂正子從子敖未必到此孟子切責他是謹微之意也嚴哉

不孝有三一章

此論聖人之行權告而娶者禮之經不告而娶者禮之權告而娶者為無後不告而娶者亦為無後告不告之迹雖不同其為無後之心則同也故君子以不告為猶告○不告別件事便是不孝為無後而不告者却不是為已身是為繼父母之祀也既是為父母故亦不害其為孝○權是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祀繼祀與禀命稱量禀命輕繼祀重于是舍輕從重而重者亦自可益輕矣○君親天下之大倫湯放桀

武王伐紂而謂之誅一夫者此處君臣之變而不失其正也然惟湯武則可若君非桀紂臣非湯武而欲以放伐之事藉口則不免篡弒之罪矣舜不告而娶而謂之猶告者此處父子之變而不失其正也然惟舜則可若父非瞽瞍子非舜而欲以不告之事藉口則亦不免悖逆之罪矣亂臣賊子戒之哉

仁之實事親一章

此當合為一章不可依晦庵子分作兩段本文只五平說去蓋仁義智禮樂分明是五德五德之實皆在事親從兄可見天下之道皆原於孝弟也○刪此章若不依晦庵說只作總論道理全不說及工夫不知工夫又如何做曰道理本是體陽明子云本體即是工夫工夫即是本體又云做得工夫是

本體合得本體是工夫若云本體外另有箇工夫便是人性為仁義之說矣可乎哉

仁中也有義已中也有仁智禮樂也只在仁義之內總是一理隨所見而異名耳○仁主於愛故云事親義主於敬故云從兄各就其重處說事親從兄亦是仁義之用但是用之最切近精實者如人都當愛然愛吾親之心與他人定是不同人都當敬然敬吾兄之心與他人定是不同此可見仁義之實矣○智之用是無一而不知守之禮之用是無一而不節文之樂之用是無一而不和順之然其用之最切近精實者則皆不外事親從兄而已矣○樂以欣喜歡樂之情不是五音六律之樂樂則生者凡出於勉強未到樂處便苦難而止

若到了樂處則不見其難衹見其易只管喜向前去而生意勃勃矣○此章不是說天下許多道理只孝弟便盡滿盡天下道理都原於孝弟如故一一下箇實字實者花實之實也千紅萬紫都從實上生來此意自可理會矣

天下大悅一節

天下大器豈啻草芥舜却草芥天下者心有所為也不得四句是推舜之心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況可以為人主乎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況可以為天子乎此所以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舜只要得親順親故必親心悅然後此心悅親心順然後此心順天下之歸何心去計他大凡人心有所重者便自有所輕舜之心重在親故輕在天下耳

舜盡事親之道一節

舜事親時凡親有不是便引以爲己慝是所以得親順親者無一而不盡也此舜盡事親之道句須重看瞽瞍厎豫與天下化定都本此句來化就心裏說定就分上說化字重予一邊定字從化中來化則定矣羅仲素云天下無不是底父母

舜生於諸馮二節

此二條輕只起下同道意東夷西夷亦是中國之地不是夷狄之夷又云夷者見得一在東方之極一在西方之極也

地之相去也一節

此條要在得志二句古今異時彼此殊勢舜文所行之事要得而盡同但論其各有箇理便是同道故若合符節內不可

用舜文說事便說不去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此雖承舜文說但謂之先聖後聖則兩該亦廣了千聖相傳只有這點心心即是道聖人之心完完全全是道雖千變萬化都從心性中出來無有一箇不同者故曰其揆一也○禹不同舜之禪而謂之篡可武不同文之事而謂之善述然其心不同微子之去而謂之三仁顏子不同禹稷之憂曾子不同子思之守而謂之易地皆然此之為先後一揆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一章

此章以政字為斷案雖七有幾箇政字子產聽鄭國之政曾有乘輿濟人之事人皆謂之善政孟子斷之曰惠而不知為

政彼先王之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水有橋梁

則民不病於徒涉何用乘輿濟之夫上之所以利民者政也

君子苟能平其政發卷之華無不舉而橋梁之脩亦不缺則

雖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己亦不為過何又以乘輿濟

之况國中之水當涉者衆縱欲濟之以乘輿亦焉得人人而

濟之且人人而濟之是欲每人而悅之也欲悅之人多為政

之日亦安能以有限之日而足無窮之悅耶○民未病涉

也是以政事說不用乘輿去濟人行辟人可也是以各分說

不又乘輿大濟人焉得人人而濟之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

矣先以時勢說乘輿不能盡濟人并有三層文字亦變化好

子產聽鄭國之政此句是書法見他居為政之位而不得為

政之體然乘輿濟人亦是偶為的事孟子特借為政者做他將至遠道而干譽也故譏之以謹其微亦拔本塞源之意子產不知為政只就乘輿濟人一事說乘輿濟人是有不忍人之心者然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而利澤之及人者如天地之於萬物莫不各足其分而亦莫知其功之所自苟有是心而無是政則不過取悅於目前而所不及見者不免有遺憾矣諸葛孔明云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治蜀之時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人亦不告勞亦庶幾王者之政矣

此說王者之政歲是每歲徒杠與梁成之不豫圖無以濟險而彼之非時適足以妨農故每歲於十一十二農功甫畢時

將寒冱之月成之十一十二是依周正數周之十一月是今之九月也周之十二月是今之十月也輿梁徒杠同在十一月作徒杠小而工省十一月就成輿梁大而工倍十二月纔成然亦不滯是新作過無者創之廢者興之壞者脩之缺者補之總謂之成耳

君子平其政者毋事偏徇順天理合人心而有公平正大之体綱紀法度之施不専指橋梁一事辟人是曰子産出行以乘輿濟人說可也者以辨上下以定民志亦分所當然也國中之水當涉者衆不止一溱洧焉得人人而濟之縱只一溱洧涉之者亦衆焉得人人而濟之乎

每人而悅之是不能平其政只要以私恩悅人亦不止濟涉

一事日亦不足者雖日日以私恩悅人然人數多而日子必
亦不足以盡悅之也若王者之政以德而行仁德之流行便
速於置郵而天下之歸仁亦只在一日日未有不足者矣以
此觀之小惠甚難而王政却易

子產也是箇猛人他嘗曰火烈民望而畏之鮮死焉水懦弱
民狎而玩之多死焉故寬難莫如猛猛人而能惠難矣難矣
故孔子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非以其猛而能惠乎惠
而不知為政如此章所評者亦責備賢者之意耳子產而下辭之者幾人哉

孟子告齊宣王曰一節

孟子此處特為宣王薄待其臣而發正是有為之言○臣之
報君視其君之所施常有甚焉者腹心甚於手足國人甚於

犬馬寇讎又甚於土芥○天地間報應大都如此若忠臣孝子决不以此自處當知天下無不是的君父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如何斯可為服矣

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為問舊時君恩義已絶且為服齊衰三月不應凡在君待之如此薄也

曰諫行言聽一節

此節言臣為舊君有服之故○諫是有過而諫諍言是無事而陳言諫行則害以之除言聽則利以之興故膏澤下於民

○問既諫行言聽緣何又有故而去曰諫行言聽是平時如此有故而去是一時偶有不合而去○先于其所往當有稱其賢於他國何不自用之提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亦

有缺三年不別授不免闕官而廢事者故知此礼乃寧過於厚之意不可以為常也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一節

此節言臣以寇讐視君之故○問諫不行言不聽是此故便可去了又待何故而去曰雖是不聽不行猶有待其能改之意至於有故而去則是知其終不能改也○寇讐何服之有為君者苟知此義念施報之可畏而崇高之不可恃待臣以礼養臣以恩而又保臣以忠信則不至于為寇讐矣

繆公嘗問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舊君反服之礼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

縱之有即此章之謂也○此章孟子只以之告君決不以之告臣決不以之自處千里見王而不遇故去三宿出晝而亦未悻悻之狀何忍以寇讐視其君哉

無罪而殺士一章

此要士大夫見幾而作無罪而殺士雖未及大夫也然既敢於殺士又何有於大夫故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雖未及士也然既忍於戮民又何有於士故士可以徙而可以者在時為可也及此時而不去不徙後將有欲去欲徙而不能者易之明夷曰君子于行傷未顯而先去之此之謂也故醴酒不設穆生已先去楚黨事未發袁閎去潛土室真可謂及時而見幾矣然或所處之位不同則又不可執一論也賤之大

子執用黃牛之革而不去不從者其又以此哉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君者宗廟社稷之主群臣庶民之則凡存心處已用人行政要件件是仁義都無不仁不義總好莫謂一件稍乖於仁義亦無妨○仁義是心之正理仁以為主義以行之自是規模弘大自是有條有理治亂之原皆出於此真不可須臾離者也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此等亦是禮義與無禮無義者不同但精微處欠分曉便失禮義之中正名雖喚是禮義實則非禮非義蓋禮義自有箇中正處要看事理如何看時宜如何故有今日為禮義明日不可為禮義者孔子之于齊魯孟子之處齊宋是也有在此

為禮義在彼不可為禮義者衆男子之與柳下惠季札之與伯夷是也若不曉得精微只煞定認箇礼義去做便謂之非禮之礼非義之義大人却是精一執中的人隨事而順理因時而制宜肯為此等礼義乎

中也養不中一章

此是望父兄之教子弟父兄在家庭間觀感最近故人於父兄處最得力可見家教最要陰養之一字又是家教的良法養者正身以率之弘度以容之多方以啟之循序以進之遲遲以待之如此則子弟之不中不才者亦終自化矣況于中才者乎父兄棄子弟之不肖亦是一件不中和處亦是不能為處就竟非中與才之全者故以為去不肖不遠不能以寸

亦只甚為之詞以警父兄○養子弟者先要養成他的中中是根本才是枝葉花實根本培得好枝葉花實自出來未有中而不才大本立而達道不行者若先正了他氣習調了他德性性情既好為子便孝為弟便悌為臣便忠為友便信天下的人無一不能豪天下的事無一不能為矣彼傷生敗倫而不才者皆生於一念之乖戾而不中也養子弟者知之哉

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凡事之來將為而又不敢輕為此是不為者非不曰此人不可有為也不知若此人者而後可以有為蓋其不為者是要審擇其所當為也既得其所當為則又勇往而為之矣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人有不善而不言自是忠厚之道不為遠慮而後然者此亦為常人云也○伊川子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言人之短者則曰汝且取他長處須其長者之言也

仲尼不為已甚者

聖人如仲尼可謂至矣人皆疑其有已甚之為然却不為已甚只為其所當為者耳仲尼且不為已甚況吾人乎○人只有此心心只有此理此心此理原是大中至正一毫加增不得的如何為得已甚聖人亦不過盡此心由此理故其自謂曰索隱行怪吾弗為之依乎中庸吾弗能已此便是不為已甚的證驗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信果是合當要的但不可豫先期必○信必果便有不顧時

宜處不當信果而信果者有之大人心體虛明胸次開豁見得天下自有時中之理故隨事而順理因時而制宜義之所存雖不必於信果而亦未嘗不信果也信果只在義內與即貞而不諒無適無莫而義之與比意思○孔子嘗罹蒲人之難蒲人曰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此正惟義所在而不必於信果者矣○義是箇大世界又信又果是小徑小蹊人多舍此而趋彼何也象山子曰大世界不享却要占箇小蹊小徑大人不做却要做箇小人惜哉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即是他自小來為赤子的心此心正是

天初命下之性乃無声無臭不覩不聞之本躰良知良能渾然全具者大人保養此心完完備備不虧以一毫私意不累以一毫私欲完然是天命之初知能之良也雖説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然都是從此出来的但赤子時混沌未開此時則靈光發見浩浩無邊耳蓋此心是知能的根本無所不知不能是根本上發来的枝葉花實此實理也然則大人之所以為大者豈有外於此心乎又孰不有此赤子之心則亦孰不可為大人乎○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甚哉赤子之心不可失也大人不失此心其自貽哲命者哉

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生送死都是大事此處非全以養生為輕但以衆較之

送死為大也蓋養生者事勢從容今雖失者而後可補逮死若喪勢倉卒後雖悔而不可追矣○送死固要慎重於或生不能養而徒死之送亦何益也孔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三者其盡之乎

君子深造之以道一章

晦庵子以此道字作進為之方時文且依他說知行亦分不得晦庵每分而為二此處依他看深造自得是致知之事居安資深逢原一一自得了便如此不是以漸而有者求句仍要繳深造以道之意○陽明子曰道字即率性之謂道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而不敢須臾離者是深造以道之工夫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是自得而居安資深逢原也

此說得孟子之宗旨○世之學者豈無所深造然不過以記誦詞章以雄謀術數以百家衆技此都是在外的雖有所得不是自得既非自得何益之有縱有所益亦易得窮惟深造以道者道是吾心所自有也得之便是自得之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雖至於千變萬化而取之亦不窮用之亦不竭矣較之外邊得來者何如耶○左右是不一之詞左也逢其原右也逢其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是矣若云身之兩旁則身之兩旁有何物也而可取以逢原哉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道理一本而萬殊仰觀於天天之天不同而同一天之理俯察於地地之物不同而同一地之理中觀於人人之事不同

而同一人之理合天地人觀之三才不同而同一太極之理太極之理渾然而具於吾心故博學而詳說者詳說於三極之理也將以求其融會貫通反還於吾心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至約之地是心心一而已矣故謂之約○博學而詳說之博學時其所學之理也反說約粘詳說逐較量○問博學詳說分明是資於聞見論說也奈何為心性之學者只專說致良知曰致良知者何曾離聞見而廢論說但其從事於聞見論說者正以致其心之良知而非若後之徒事聞見論說以為學者也此處只看說約二字便自了然矣陽明子曰若无說約二字則博學而詳說者果何事哉

上章自得而至於逢原是自約而為博也此章詳說而

反約又是自博而歸約也故之則為六合之弥卷之則為退藏之密君子之學誠矣哉

以善服人章

此為當時國君說以善服人善字說得小此是霸者幸人之不善要以我之善去勝人使人屈服於我其為善亦只是為勝人而為不是見得為我之所當為也如何服得人以善養人善字說得大此是王者憫人之不善要公其善於人使人同歸於善全無勝人之心其為善是實見得為我之所當為非為去勝人而後為之也此是父母天地之心故可以服天下○王者恐天下之有亂故以善養人霸者恐天下之無亂故以善服人人皆善則亂不衰亂不衰則功不高功不高則

名不顯故長人之惡以形我之善剋人之亂以彰我之功是以萬人之命而易一身之名也何不仁之甚哉

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問人之盛惡大非不祥者亦多何獨以蔽賢為不祥之實曰別樣的惡顯而易知蔽賢的惡隱而難辨故獨以不祥歸之孔子云聖賢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之不祥也吁可畏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二節

原泉混混重看但此處且莫露有本意恐礙下有本句不含晝夜是流之長盈科而進是進之漸放乎四海是放之大惟其有本故如是孔子是以亟稱而取之貼則人之務實而有本者何以異此是亦孔子之所取也○取水之旨不專為有

本孟子曰徐子識其而于答故以此藥其病若夫水哉水哉不舍晝夜之妙須待他一口吸盡西江水纔可與他道○子貢嘗曰賜於夫子猶飲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安知江海之深也故必有子貢滿腹之飲而后可與道水哉水哉之妙矣

苟為無本一節

苟為無本便與原泉混混者不同兩集皆盈是不待盈科而後進而止即涸又聘他不放乎四海○水云溝澮且云七八月者溝澮之水皆易涸猶陽之暑者尤易乾也人無實行而槩得虛譽者君子恥之其恥其不能久也恥於君子則不取於孔子可知矣○君[illegible]之[illegible]猶[illegible]以誇虛名之害也嘗觀無異席孫楚而辱求容逆以直[illegible]與樂子他日以其直道之過求不假

滇求殺之是則過情之名尤有殺身之禍矣豈惟恥於君子而已哉

人之所以異於一節

此以下四章是歷叙道統之傳孟子言必稱堯舜者此不叙堯以上恐有闕文○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二字最重見得人與禽獸相差不多稍有些不存便與禽獸一樣庶民甘為禽獸而不辭故去此幾希之理君子不甘為禽獸而欲成其為人故存此幾希之理幾希之理即是庶物人倫即是仁義庶民君子不重歸重舜上聖聖相承都只是傳此幾希之理以為天下後世立人極此理雖繫之於舜然以下三章亦通是此理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此條說辨不待存而自無不有知行串說下莫混晦庵予分作兩項看分兩項便有先後了且生知安行者豈是先知而後行○庶物人倫即是幾希之理散於事為庶物切於身為人倫仁義即在庶物人倫之內倫物之篤然有恩者為仁倫物之秩然有辨者為義明物察倫仁義已根於心了以之處倫物之間只由此心之[illegible]不是以仁義為美統去勉強而行之也○明物察倫者此心之惟精也而道于是乎大明矣由仁義行者此心之惟一也而道于是乎大行矣舜所以繼前聖之心[illegible]開來世之心傳者以此哉

禹惡旨酒一章

此章三王各舉兩事以[illegible]餘兩事中自相為偶旨酒善言

一好一惡也執中立賢一行政一用人也視民望道一修己

一泄也不泄不忘一近一遠也此皆是存存而不已者敬

亦之緝熙合而光大矣

說禹之惡旨酒是為欲之害者善言是理之所在者禹之心

純乎理不雜以欲故其好惡如此

說湯之事中是處事之理賢是循理之人湯之心惟其理而

已故執中立賢無方○執中就事上執求恰事當中在何處

執得須事來了量度何處是過何處是不及纔可執而用之

若先執定箇中便是執中無權○立賢無方是在不問賤的

一遂此是把形迹都渾忘了真箇公天下而不疑矣

說文王之事理無窮盡文王之心純乎理而不已者故視民

如傷理道而求之見○陽明子曰聖如堯舜然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亡惡寧止于此使善有盡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耶

說武王之事理無間於遠邇武王之心惟其理而已故不泄邇不忘遠○遠邇兼人與事不泄不忘敬勝怠義勝欲之工於此見矣

說周公之事三王之事莫非理之所在公之心純乎理而兼體不遺者故思兼三王以施其事○聯伦子以四事位上四條之事恐不必照此四條何不盡三王之事而公之欲兼行者亦豈止於此蓋三王不見四個人事是四箇人的事故謂之四事而上四條亦俱其中了其有不合者時勢不同或宜於古而不宜於今或宜於彼而不宜於此也照單雖不合而

理則初同故公仰思其理從以繼日幸得其理便坐以待旦
旦之所行者是郎時勢之宜而變通以行之也不是行其已
貽之述此正公善學三王處如追王之事不同而同乎尊祖
之理建官之事不同而同乎任賢之理兩都之事不同而同
乎安民之理徹田之事不同而同乎中正之理類而推之皆
是如此中庸說公善繼善述是善變通而不專於持守正此
拖周公之謂是彼執周禮一書欲以治天下而卒為天下禍
者要亦不思其理故也故公學三王是咬人之獅子介甫學
二公與逐塊之狂狗哉

王者之迹熄一章

此章說孔子之事刪述六經都是孔子之事業而只以春秋

說者春秋為帝王不作而作是撥亂反正之書聖人之事業尤莫大於是也○王迹是春秋的骨子詩亡只見得王迹熄不把詩與王迹平重詩有風雅風者民借歌詠之詞雅者朝會燕饗之樂受釐陳戒之詞王迹既熄則朝會燕饗不行無復受釐陳戒之事安得有雅其間大夫君子雖有作者然氣象萎薾與列國之風無異亦不復得入雅而雅詩亡矣○春秋作是孔子所筆削而以隱公元年為始之春秋也若魯國原日之春秋則自伯禽受封來已有了豈待詩亡而後有耶此條輕帶過只見得春秋本魯國記事之書與晉楚之書一樣不足以存王迹也○乘檮杌不與春秋平說要以春秋為主檮杌名義者想以楚為常而不記惡為反常故記之耶

此條重孔子句春秋之事列國諸侯皆有而桓文為最強故以之該其餘也文即記事之文史官之所書也夫獨而桓文不能興王迹矣文而史官不知有王迹矣然則褒貶其事筆削其文而存王迹之義者非孔子乎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迹已熄而復燃亂已極而復治都係于春秋之是王者雖不作也而春秋自有真王雅詩雖不作也而春秋自有真雅聖人之事業其莫大於是矣○取者取而裁定之竊取是謙之之詞猶云竊比老彭不是位不在之說若以位不在為竊取則是自認箇犯非其分之罪了恐無此意○春秋之作全是提醒幾希之理此理乃人之所以為人而異於禽獸者失却此理便有弒父與君三綱淪而九法斁之禍到此處人

同禽獸乎能禽獸若乎故春秋誅亂而懼其所以為為人而位也然則衣冠不至于禽獸幾希不至于盡亡人人得以為人而後觀二帝三王之天日者皆賴春秋而已矣聖人功化之神如此哉

君子之澤一章

此章是孟子之自任君子小人之澤不單只是孔子之澤尚存也君子小人以位之有無分俱是有德業者澤即德業之所遺三十年為一世五世是一百五十年親盡服窮了故澤亦斬孔子之澤却萬世不斷者况又在五世之內正是澤方盛之時故雖未得親為之徒而為之徒者有其人私淑於其人則此心此理亦與孔子與世而同視矣○私淑之人是子

思子思受業於曾子而孔子亦是所親承者孟子一見子思
子思悅之悲敬之崇即謂之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忘不大
矣自異而不脩其所以異不異矣彼聖人人也我人也稱其
言履其行植思之書竹之惡有不至者乎孟子以此至于聖
而功亦不在孔子下矣○孔子之功業莫大于春秋然私淑
處亦要說得潤春秋亦在其中矣帝王以來相傳之道統亦
都在其中矣自今數之固更僕不能盡也然其正人心息邪
說距詖行使兆希之仁義得以大明大行於天下而萬世不
至於禽獸之相食者孰非孟子之澤潤及乎無窮者哉

可以取可以無取章

此段三事意重下兩段蓋曰人以與者衆者爲賢故以取者

論例云過取固傷廉而過與亦傷惠過攻亦傷勇猶夫傷廉者也可見天下事只以中為貴而太過者均之有害矣○可以二句亟在可以無過初見若可及再審之而知其不可也取傷廉與傷惠攻傷勇俱承可以無說來東〻惟斷乃成知其不可而又為之不斷之故耳

逢蒙學射於羿一章

此就利害上說取友亦是戒小人之意○通章以羿準為逢論子章不平者蓋以孺子之能取友見羿之不能取夫亦有罪也薄乎二句是據宜若二字之意不直曰無罪而曰宜若者無罪逢是有罪也但謀乎云耳照得無罪蓋有以類聚使羿果善人必擇善人而教之不至有反射之禍矣○羿雖善射亦有

不中虞廷王嘗命羿射曰中之予千金不中削十邑羿射之不中王問何故傅彌仁曰千邑為之災而千金為之患也人能遺其喜懼之私則無不中矣學射者亦不可不知此

端人汎說尹公佗平日之為人取友必端則必不忘其所自而見殺矣故云吾生也○禮射用四矢四矢為乘者取一乘四馬之義矢去其金恐傷人也四矢而反射以禮也庾斯亦曲而中矣然不若辭於君而不將公私更得兩全○師以及師庾斯報德之厚也况親授業如羿者而忍殺之乎友以觀友孺子料人之智也况親受業如蒙者而不能察其姦乎以斯而律蒙罪固不容誅矣以孺子而律羿亦惡得為無罪耶

西子蒙不潔章

此是設爲之詞西子本美而或蒙不潔便爲可惡人之有無
而修容者循是也惡人本醜而或齋戒沐浴便可祀上帝此
之改過而自新者循是也○惡人齋戒沐浴西子蒙不潔[illegible]
是係忽間事少少改常耳一則就爲人所棄一則就爲天所
饗此則人其可以有污穢而得罪於天人哉

天下之言性也一章

孟子見人之小智者多務穿鑿且原在不識性故此章首言
性之自然次言人當順其自然末言順其自然之不難也
晦庵子謂故字作已然之迹時文且依他說看来已然之迹
先說求條治曆之故說起曆因有已然之迹者若次條之治
水水亦有已然之迹乎此愚故字衍云故物即原舊之本體

也天下之言性者須說故物本體上論這故物之本體只是箇順利若撓以人為的私智便是逆了便不是本體而不可言性矣○利是順々對逆々者順者自然而背逆者穿鑿而然晦庵以利為善對惡故將恐非此處之本旨盡聖賢說話各有所為此處為智者而發是說性之本利而不鑿也不是辨性之本善而無惡○仰觀天文俯察地理故者莫不以利為本如水之流動就下處是自然而順利節其性之本體也星辰之運行有常處是自然而順利亦其性之本體也順利是天機吾人能順天機則造化在我求可治而日至亦可坐得故者以利為本不知智者之穿鑿便是不利便失了故之本體而可惡夫智者行所無事便是順利便得了故之本體而為

盡性之聖人○性卽是心心體原自虛明靈覺廣大精徹貫千古而一息與萬類而森如最神最妙乃本然之智也只為人以私意攙合着了一分人意便蔽了一分天機本然之智反障蔽了而其用不神焉只是任其天機於心體上不着一毫意思是以絶無障蔽其智為神明而治水遂成神禹智者若能如禹則本然之智完完全全神明所照妙應不窮而亦可為大智矣○問行便是有事如何謂之行所無事曰無事並不是無所事也只看禹治水八年在外經歷九州幹了無限的事然都是順勢而利導以事而處事者故為行所無事凡事若皆淡之而無心順之而無情無意而無必無固而無我無為而自成便是行所無事矣

智者固不可鑿且亦不必鑿也天與星辰之遠者苟順其自然之故猶可以坐而得況日用常行之近者能順其自然之故而竟有不得者乎可見不必鑿矣○故是天與星辰順行之常是求其故者亦是行所無事也千歲之日至因其故而逆推之則已往者可得因其故而順推之則未來者亦可得日至者歲月日時皆爲甲子日月五星皆會於子爲曆之元也千歲只云其久更久之至於億萬歲亦是可得而致者矣○看來天上紫微太微天市及二十八宿內萬象星辰都有簡自然之明徵亦是故也得了其故則萬事萬物的禍福吉凶便盡了然而無不知矣說甚麼日至之定期乎康節子云許大天時猶可測料況人事豈難知正此之謂也又云天向

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經綸只在心上起心體有本
然之智從此上起經綸則天機所發神乎其神自有盡性至
命經天緯地的大事業出來奚何用穿鑿之小智哉

公行子有子之喪一節

公行子有子之喪是本身為子而喪其親進右師來就已位
而與之言者是不能以禮處人已往就右師位而與之言者
是不能以禮自處與言亦是叙情好非言政事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一節

孟子此時亦往弔王驩以孟子光當時所尊信者要假其寵
色以為榮願行進之與言又不就之與言以此致恨

孟子聞之曰一節

此時衆卿大夫以君命往乎君命之所在即朝廷之所在也故云朝廷○孟子不與王驩言本是遠小人之意乃曰我欲行礼是把朝廷来壓倒他題目何等太正與孔子把天来壓倒王孫賈媚竈之說一般既不以柔辭取辱又不以剛辭取禍宛然孔氏家法哉

君子所以異於人一節

此君子是位聖之君子能如聖人之為法便異乎天下之人能如聖人之可傳使異乎後世之人存心不是存這心是其存於心者也舊說認作存養之存殊不知人人都有所以存心者但人以不仁存心君子則以仁而存於仁人以無礼存心君子則以礼而存於心此其所以異乎人也

仁者愛人一節

自仁者愛人至三自反處都是說君子以仁禮存心仁主於愛故愛人禮主於敬故敬人人恒愛之人恒敬之恒者理之常君子雖不責人之報然却有報之之理此意不重只歸重三自反處以三自反為重者處順易而處逆難難時存心如此易時可知矣

有人於此三節

人待我以横逆是不愛敬我也我必不仁我必無禮此然有工夫愛人敬人若擬有加矣

忠不出仁禮之外仁禮無一處不盡其心即是忠也我必不忠此尤有工夫愛人敬人者益盡其心矣

横逆之人與禽獸奚擇於禽獸又何難者我但盡心以愛敬之而不校其不我答如禽獸亦有以養之而終不望其報也如此則不為他所苦而無此患難矣○陽明子曰三自反後此妄人為禽獸此原覺得未精橫逆之來自謗訕怒罵以至于不道之甚無非是我實受用得力處初不見其可惜也蕭世界皆藥物山河大地盡是資余可以之為禽獸乎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一節

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是總括上五條之意不是又進一步的工夫仁者愛人至我必不忠便是有終身之憂者反而忠至又何難焉便是無一朝之患○舜人也我亦人也就心性說舜為法於天下足其仁禮可法而為天下之一人

可傳於後世是其仁礼可傳而為後世之一人然聖人亦必在如何只説舜蓋舜之所處家難父母頑嚚弟又傲舜克諧之而至於感化其仁禮尤有可想者憂之要如舜是必如舜之仁禮亦為法於天下亦可傳於後世斯已矣○大要緊云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君子之存心如此此其所以異於人哉○舊説三自反者不治不校之為愈却不知自反之學謹嚴而切實正學者所當用的工夫若未到庶乎地位而遽以不校為高則恐無備省之實而反陷於苟且頹墮之域矣○問孔子云君子有終身之樂此乃云有終身之憂何也曰憂者所憂其無此樂也樂者所樂其無此憂也其實一而已矣不有終身之憂何以有終身之樂哉

禹稷當平世二節

此二節叙禹稷顔子之事正意在下文見之是要斷其道之同○禹稷曰當平世也其時可爲也顔子曰當亂世其時不可爲也

孟子曰禹稷顔回同道

道者事理之當然事無常形而理無定在在此事便爲此事之理在彼事又爲彼事之理若不同者然此事之理理也彼事之理亦理也其爲理一也醯之甘辛苦鹹不同其爲味一也青黃赤白不同其爲色一也禹稷之救民顔子之脩己事雖不同其理則一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一節

此節是推明同道之意禹稷顔子事不同而謂之同道者以

其所遇之時所處之地不同耳禹稷時在任天下之責是故為過門不入之憂顏子時在不任責之地是以為簞瓢陋巷之樂因時而制宜隨事而順理故謂之同道也○二由字存與猶字同禹有治水之任思天下之溺由我之未能治水也稷有稼穡之任思天下之饑由我之未教稼穡也若顏子則無禹稷之任而天下之飢溺非由於我矣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時措之宜只是一箇心禹稷由己之憂視天地萬物一體也顏子克己之樂亦視天地萬物一體也但時使以此一體者發揮於事業處時使以此一體者卷懷於胸中其心同故其易地皆可為也若不論到心處則亦安能

必顔子之可爲禹稷耶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二節
上文已盡了正意此二節是譬喻之詞○同室是親者理當去救禹稷任救民之責則視天下之人即同室之人也視天下之難即同室之鬪也過門而不入即被髮纓冠而往救之
鄉隣之鬪者理不當救顔子未任救民之責則視天下之人即鄉隣之人也視天下之難即鄉隣之鬪也陋巷而居可以閉戶而不救者矣○問顔子以鄉隣待天下便又不是天地萬物一体了焉在其爲禹稷之同道曰天地萬物一体者理也天下至於鄉隣者分也理雖一而分則殊此顔子所以與禹稷同道也不然則黙尖不濟黙者亦禹稷哉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二節

五不孝從輕說到重然諄諄於不顧父母之養者章子蓋不養父的當時國人想必以此議他不孝却不知章子為父所逐是欲養而不得者非若世俗之不孝得養而不顧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章子為父所逐而不得養者以其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父母有過只當幾諫責善者必有峻辭厲色矣此豈可加之於父母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朋友不合便去得故責善是朋友之道父子不合去不得故不可責善章子以朋友之道處父子之間失其倫矣故至於賊恩陽明子曰相觀而善乃朋友之道相下則受益相上則

損纔責善便忘己而逐人便有求勝於彼之意孟子云責善
朋友之道特為章子子父責善云耳蓋云責善在朋友猶可
用若父子兄弟間絕不可用非專欲朋友以責善為道也故
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夫章子豈不欲一節

章子出妻屏子終身不養者以己為父所逐而不得養父故
不受妻子之養而出之屏之也其設心是責罰於己亦是要
感動其父事雖不當理而志卻亦可憐矣○是則章子已矣
若以責善之故而得罪於父以得罪之故而深責乎己是章子
之為人只此而已矣豈有他大不孝之事耶○孟子不絕章
子亦是要成就他々心裏有些不安處正是一點的良知從

此知開導他起來便有可成就之理人人都具此良知忽遇
於無所欲之者聖賢以此不輕絕人○章子之母亦嘗得罪
於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秦攻齊齊王使章子為將
勑之曰全軍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章子曰臣非不能更葬
也臣之母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命而死不得父命而更葬
毋是欺死父也臣不敢大破秦軍王又使章子將兵伐燕大
勝燕而還夫死父且不欺父生之日可知矣燕秦之連捷顯
君之續亦偉矣章子其孝子哉忠臣哉

曾子居武城一節

此條是敘曾子去難之事○無寓人于我室二句室與木不
采木即環其室者重在室上此是與典守的人說且示以將

反之意也蓋此室是我設教者寇來恐有人寓此須加防護

莫使人寓之而毀傷其薪木庶乎我反來時有教子弟之所

矣○待先生四句是私下如此議沈猶行舉昔日在他家事

為今日在武城之例者他家是弟子武城亦是弟子也在他

家既不與難而在武城又可與乎

子思居於衛一節

此條是敘子思不去之事○如伋去二句示人以不去之意

也雖未及便以御敵以守之志矣○子思於衛矯國事之非

是欲其君之守也務疆土之保是欲君之自守也薦干城之

材是欲君之將守也況敵之既至又忍自去而不守乎

孟子曰曾子子思一節

曾子子思事不同而道同即前禹稷顏子同道之說總是一
理而已矣父兄字根師字來既是師分便尊了故云父兄微
字根臣字來既是臣分便卑了故云微謂其父兄也則父兄
無必子弟之理此曾子之去所以爲理之當然也惟其微也
則微者有必君上之理此子思之不去所以爲理之當然也
理同矣非同道而何哉

儲子曰王使人瞯一章

聖賢固無異於人畢竟亦有異處程子云聖賢是於大同中
有不同不能大同者亂常而拂理也不能不同者隨俗而習
汙也知此則知聖賢之同異矣

齊人有一妻一妾一節

乞人或爲妻耶爲妾蓋設言之以况富貴利達之人見羞愧者妻妾也

由君子觀之節

由君子觀之此君子是具眼人衆利上最分明出處上最正當富貴利達未得時也不求得了時也不驕看那求富貴利達的未得便志沮氣衰諂然不勝其小者真箇只當乞丐得了便志滿氣盛驁然不勝其大者也只當箇乞丐罷了不着他在眼奈何俗眼人見他榮耀便爭覩之而羨慕者嘖嘖此豈惟不是具眼的君子亦且不若無知的妻妾見他時便羞而訕矣○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所以求三字包得有多少醜態在彼黃金之築何施施也而求以奴馬之骨朱履之客何施施也而求以函谷之雞聲郿之郎何施施也而求以山

莊之术使其妻妾見之而曰良人者犬也鷄也狗馬也又下乞人一等矣痛哭當何如耶雖然哭之者妻妾猶妻妾也甚則以妻妾獻人名之以巳名而求常蒙記憶者妻妾且不能保而哭之者亦無人矣嗟哉嗟哉富貴利達乃何物也而令人喪心一至此哉○富貴利達者以之為乞人大丈夫者以之為妾婦處士者以之為禽獸為蚯蚓激切嚴厲未有如此者讀者當赧然而汗下憤然而思恥慚然一變而至道矣不然則何以立天地之間

禮部司務　九江　蔡復賞　閲

蔡氏四書講録下孟卷之十一終